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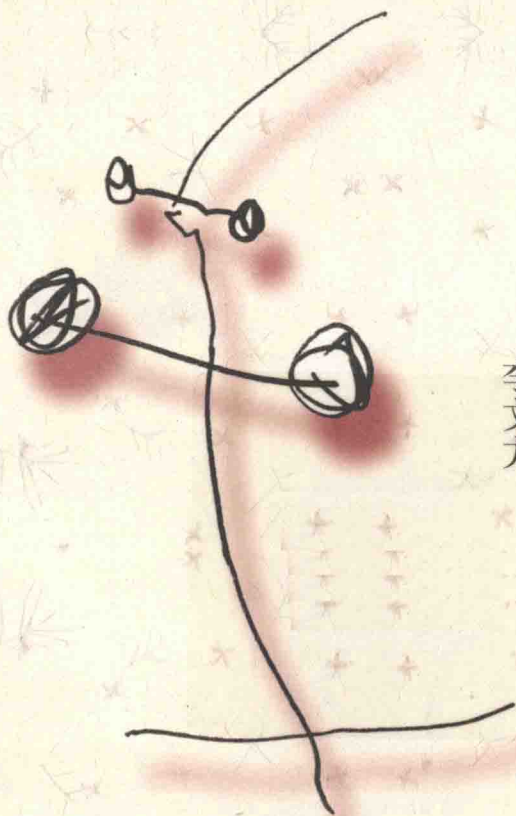
聆听心语，沐浴文思，会一下子体味到那种无拘无束、无影无形、无上无下、无明无暗、

无行无止的飞天的滋味。这是一种宇宙的刹那间的开放，也是一种生命的

刹那间的认同，一种人的性灵与自然的神韵的刹那间的融通

文方心语

李文方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文方心语

李文方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方心语 / 李文方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 - 7 - 207 - 09984 - 6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9473 号

责任编辑: 李智新
封面设计: 李 梅
作者画像: 王益章 余 卓
封面绘图: 李明衣

文 方 心 语

Wenfang Xinyu

李文方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9984 - 6
定 价 32.00 元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 东北网络台 (www.dbw.cn)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科、赵景波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目 录

散 文

神州觅影篇

杨村豪雨	(3)
赶海	(7)
万树园随想	(11)
响沙天音	(14)
秦淮夜泊	(19)
龙井问茶	(24)
寒山寺闻钟	(29)
鼓浪屿观海	(32)
雨长沙 雾岳阳	(35)
圆岭除夕	(39)
漓江醉	(43)
西岳孤独	(48)
南普陀品素	(54)
西子桃花	(57)
复旦小夜曲	(61)
两进风雨桥	(66)
四月黄花	(71)

文方心语

黄鹤楼听雨	(74)
岱顶沉思	(78)
灵隐涤足	(82)
南国竹	(86)
呼吸峨眉	(89)
吞吐长江	(92)
漫步空中广场	(101)
深水湾望浅水湾	(105)

海外足音篇

香岚溪速写	(111)
清酒·味噌及火塘	(114)
夏威夷踏浪	(120)
斯特拉斯堡之晨	(124)
枫丹白露的石狮子	(127)
奥尔良中秋	(131)
梦幻香波城堡	(136)

家乡风物篇

三江印象拾零	(143)
山花恋	(148)
北方的旷野	(150)
绿的回忆	(153)
丁香花雨	(158)

深秋的感觉	(160)
火戒	(163)
五色江石	(166)
早春赋	(171)
逊别拉渡口	(173)
镜泊情结	(177)
不冻泉	(181)
为冬天剪彩	(185)
香雪	(187)
冬花	(189)
蓝色的远山	(191)
五花山	(193)
塞北雪月	(195)
初冬的冰排	(198)
雪岛种玉	(202)

家话绵绵篇

家,悠远悠远的回声	(209)
银婚,我们夫妻共话	(213)
“丽芳园”与“文超书房”	(219)
天地悠车	(223)
未名夜步	(227)
端午葫芦	(230)

灯下忆旧篇

香草结	(237)
岁月悠悠雪悠悠	(240)
在灯河星海中	(246)
早晨七点钟	(249)
蟋蟀、学府及其他	(252)
瓜棚豆架	(254)

随 笔

月光飞天篇

成熟的爱	(259)
潮	(262)
月光飞天	(264)
生命之河	(267)
成人游戏	(269)
宁静的夏夜	(272)
插花儿	(274)
雷声	(277)
迷失	(279)
叶落不知秋	(282)
赤足行	(285)
天外归来的星	(288)
从头创造自己	(291)
晚晴	(295)

心香瓣瓣篇

晨露小集	(301)
恍然小集	(307)
梵林启示录	(317)

答 记

都市聊斋篇

公鸡申遗	(324)
网魔	(326)
涮人锅	(328)
层养	(331)
恋爱防火墙	(333)
驴子干部	(335)
新添 Q 友	(337)
芝麻遍地	(339)
卖脸	(342)
麻雀裸婚	(345)
醉驾井喷	(347)
树殇	(351)
兔哥卖肾	(353)
屠夫改行	(355)
豆芽猴	(357)
城市舞步	(360)
个人简历	(363)

文方心语

小溜跬 (365)

鬼脸栅 (368)

盗花 (371)

后 记 (375)

散
文

神州寬影篇

杨村豪雨

杨村到底在哪里？我至今不很知道。

假如没有那场铺天盖地，淹没一切的大雨，我根本不会记住“杨村”二字。

开头并不是因为雨，而是因为机车。九月，关内的天气很热。我乘火车由北京去济南，虽然是坐卧铺，但人多天热，车行又慢，依然是很郁闷、很难耐的。车出北京，我一直坐在卧铺车厢过道一侧紧靠车窗的小小边座上，让外边的风直接吹到面颊上。北方人耐寒，但对热就很敏感。车走了一站又一站，我无法记住都过了哪些站，后来车速越来越慢，最后终于停在一个小站上，再也不动了。据旅客们相互传告，是机车坏了，需要检修。我无意中望望小站月台上的站牌，上面赫然写着“杨村”二字。我无所谓地笑笑，想不到，我生命里会有素不相关、从无瓜葛的“杨村”这一站。也算是凑巧吧。我从车上下来，在小小的站台上散步。这里毫无景致可言，与三级小站任何一处都毫无差别的月台、货场、票房，枯黄的田野，郁闷的热风。

等了一会儿，机车仍然没修好。这时，我站在月台上，望着在另一股铁轨上，不时鸣叫着，风驰电掣般驶过的一列列火车，不免有点感叹。我想，人实在是一种在时间这条铁轨上行走的列车，时间不会停，正犹如铁轨不会断，但人生的列车却

会走走停停。除了那些人人要停的关键大站，也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站，正犹如现在我立于杨村月台。人生命运的时间之轨，仿佛相互平行，其实每到一站不论大站小站都有交叉。平时在站与站之间，车速相差无几，更不会平白超越，可到了一个站台，不经意间，就会有许多列车擦身而过，隆隆远去，就此，你会终生再难企及了。伟人、凡人、庸人，幸运之人与不幸之人，就是在人生这样一个个小站上，拉开距离，最终天上地下，无法相比。

我漫步一会儿，玄想一会儿，机车还是没修好，天却落雨了。我只好回到车厢里。这雨一开始就来得怪，天一直是阴的，这会儿没有任何变化，没一丝风、一声雷、一片闪，只是好远好远才有那么一滴雨，不过却是吓人的一滴雨，一滴就有巴掌大的一片土地变湿，一滴就有打鼓击锣般声响。几滴之后，倾盆大雨就从天上砸下来。这雨决不是洒下来的，确确实实是一整块从天上掉下来的。顿时，大地被砸得冒起了一团团灰黄的烟雾，那情形正犹如一堵古老的高墙坍塌，扬起千年积尘一般。接下去，雨吞没了一切，天没了，地没了，连刚刚看得眼熟的杨村小站也隐没不见了。向外看，只是水帘银墙一样的雨，不向外看，满耳是雨打车厢顶那隆隆无边的响声。

旅客们似乎忘掉了刚才还议论纷纷的机车，一下子把话题转到雨上。也是的，今年关内关外、江南江北雨都大，整个春夏，直到初秋，老是听到这儿水灾，那儿水灾的报道。什么捐赠、义演、救济之类，几乎未曾断过。看到杨村这场雨，我是信了，如果比雨的急骤大小，这算是我平生见到的最大的一场雨。我又望望窗外，远处看不到，但车窗底下还见得着，月台

下没有铁轨了，只是一派滚滚浊流，顺着铁道路槽奔腾，只在我注目那一两分钟，黄水就涨上来，一下子淹没了月台。我再也没有观赏玄想的心情了，我甚至有几分担心，莫不是洪水要吞没这小小的杨村，要推倒这列车？我们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车厢里已经没人闲谈，甚至连打扑克的人也散了伙，全都俯身窗前注视雨情。不知为什么，水漫上月台后，虽然照样很急，却没再涨高，那么湍急翻滚，卷着白沫，向外流去了。流到哪里去了？当然旅客们全都一无所知。

大约两三个小时，毫不停歇、毫不减弱的雨，说停一下就停了，像来时一样突然。站台上下的水也随之流尽。机车当然还是没修好。我怀着好奇心又下了车，再次来到月台上。此时，月台上静悄悄。等了好久，再也没有一列火车从后面开来，我有些奇怪，也有些预感。不一会儿，月台上人声喊嚷，我忙凑上去听，夹夹杂杂，听说是前面有一段铁路路基被大雨冲垮，再前面，有一座铁路桥被冲断，还听说刚才超越我们那些列车里的一列，在前面出了轨，翻了两节车厢，也许有人受伤，等等，等等，越传越多，越传越神，我知道，那其中“创作”成分是明显增加了。反正，杨村一场豪雨，人的情绪一阵紧张，一有由头，总要释放的。于是，有的庆幸，有的同情，有的慨叹。

豪雨过去，车却无法前行了。我又看到了火车刚停时见到的那块站牌，“杨村”二字经雨一洗，更黑白分明了。要等多久呢？原以为是暂停的小站，却成了避难的据点。此刻是再没什么列车来超越我们了，可是我们，以及他们全都不能前行

了。我回味起雨前看到列车擦身而过的那片玄想，不觉暗自笑笑。此时此刻，我又想到另外一层意思。其实，细细一想，不论谁先谁后，谁超越谁，只要时间还有，生命还在，正犹如这铁轨不断、路基不毁，总会到达终点。伟人一生，凡人一生，庸人也是一生；幸运一生，不幸也是一生。总归是人的一生，又何必相比，又何必论谁前谁后呢？杨村豪雨固然不是经常遇见，但拼命超越者，却有时真会出轨、翻车，那不是还不如躲在杨村看雨，有惊无险，人车平安么？

等了很久很久，列车终于驶离了杨村。然而，由于路基刚刚修好，车不能快走，再加上这列车本已误点，以后几乎每到一站总要等一会儿，让后来的，也就是后来按点发出的车，超越过去，赶他们的正点，赶他们的路程。不过，我已再不着急了。

也许杨村的豪雨，洗净了我心中那些无谓的浮躁？

其实，杨村到底在哪儿？我至今仍不很知道。

1991年9月11日 于济南

赶 海

大海，对于我，永远是一个童年的梦。不管我多少次接近她，多少次肌肤之亲地接近她，她都好似一个纯洁美丽的梦，永远停留在心的彼岸。

八月中正当天气最热的几天，我因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之便，来到了阔别二十年的大连湾。别人都在忙着寻亲访友，言欢叙旧，我独自一人绕开喧闹的街区，来到了海边。不知是天公有意戏谑，还是大海存心推拒，我刚刚望见海面，天上就飘起了细雨。八月的细雨，绵绵如丝，仿佛漫天扯起了一幕薄纱。雨中看海，一切都染上了淡淡的蓝色，脚下是蓝蓝的海，头上是蓝蓝的天。这种蓝不是那么鲜锐，不是那么跳荡，可在这朦胧、淡泊的灰蓝色里面，天地恍惚合为一体，整个宇宙都为我展开了。记得我国古代伟大哲人曾极力推崇“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想来必是受了大海的启示吧。

大约是因为避雨，海岸边已经空无一人，我从新建的碧海山庄刚刚砌就的石阶拾级而下，跳到一块大礁石上。脚下的海水那么透明、那么清湛，如同仲夏之夜的星空，看这样的海水，连你的身躯你的心灵都会变得透明。那碧绿的水，不是浪，不是潮，只是静静地升起、升起，淹没礁石、海岸，然后猛地降下去，于是大量的海水从礁石顶上、从罅洞里，纷纷跌入海平面上，接着发出悦耳的声响，随之爆发出无数白得耀眼

的水花，留下无数纷纷旋转闪耀七彩的泡沫。人们听惯了“惊涛掠岸，卷起千堆雪”的诗句，看惯了乱石穿空、巨浪拍天的画面，可是，我多少年来梦里所求的，却不是那些，我盼望的正是这种博大无极而又沉静无边的海。

大的生命，往往有最细腻的情感。

大约是二十年前吧，正当所谓“大串联”末期，各地已开始逐客之时，一种莫名其妙的预感叫我内心无法安宁，我感到此时如果不去看看大海，终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于是在初冬十一月，我冒着重重禁令，一个人攀上一列南去的火车，赶往大连。那是一个梦，一个超现实的梦，整列火车十几节车厢全部是空的，只有我一个人。没吃、没喝、没灯，没有一切，同时也没人打扰。火车一直不停，呼啸掠过从哈尔滨到大连大大小小几十个车站，我把脸贴在冰冷的窗玻璃上，那时的心也是冰冷的。可是我一点没有害怕，没有后悔，为了看海，这一切是值得的。

海水、浪花、泡沫轻轻地咬啮着我腿上的皮肤，一股温柔的情感从我脚上、腿上，逐渐升到心窝。其实，那时我哪里是为了看海，我是在执拗地争夺自己那即将被剥夺的青春。人的价值，当他上升的时候是显示不出来的，只有当他跌落时，才会触目惊心显露出来。我虽然不是什么未卜先知的贤哲，可是当我的同代人还在“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献身”的时候，我就预先感到苦难的未来了。只不过，我把这种苦难想得更长、更远些罢了。

在十一月的大连，早已冬意萧然，我独自踽踽海边，默默地走遍了老虎滩、星海公园、黑石礁，我的脸被寒冷的海风吹